

異人奇俠傳





武俠奇
情小說

異人奇俠傳（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巍峨殿闕深宵來鳥瞰 | 清淨梵宮白晝接仙踪 |
| 第二回 | 發宏願立志成絕技 | 聞綺語蓄意破邪魔 |
| 第三回 | 違佛律胡帝胡天 | 揮戒刀除姪除穢 |
| 第四回 | 千佛寺初次逢怪傑 | 三山街兩番戲神像 |
| 第五回 | 侃侃而談盜亦有道 | 鋒鋒相逼秦豈無人 |
| 第六回 | 波詭雲譎異人傳異事 | 石破天驚豪客發豪情 |
| 第七回 | 數行留言美人激異俠 | 一聲款乃舟子鬥漁翁 |
| 第八回 | 治惡霸奮勇稱漁父 | 除兇徒仗義有俠僧 |
| 第九回 | 鬼崇崇人約黃昏後 | 喜孜孜月上柳梢頭 |

第十回 鹵莽滅裂債事撓巨禍

冰雪聰明悔過掩前愆

第十一回 具揭諦心懸崖勒馬

秉真如念苦海回頭

第十二回 誅奸淫碧血濺衾枕

論拳技豪氣干雲霄

第十三回 較拳足見虎躍龍騰

比傢柱仰刀光劍影

第十四回 以首觸石遽萌短見

順手牽羊權作偷兒

第十五回 全孝道俠士贈金

仗劍術異人除怪

第十六回 剪徑賊幻形害行旅

狠心人詭計殺同懷

第十七回 聽婦言忍心殘手足

申天討仗義誅奸淫

第十八回 孽果惡因如響斯應

山魃毒蟒隨手而踏

第十九回 嘆險巇俠客驚失竊

弄狡獪惡賊逞機鋒

第二十回 小不忍一言起風波

大無畏數語生枝節

第二一回 赤眉賊吹無腔短笛

少林僧演出奇武工

第二二回 探賊巢闖龍潭虎穴

戰盜首仗劍利刀鋒

第二三回 眞兀突怪傑助神拳

忒離奇異俠遭惡騙

第二四回 臭烘烘茶坊嘗異味

香噴噴客店賞奇葩

第二五回 管閒事掌櫃肇禍變

作調人旅客解爭端

第二六回 錯尋仇隙指鹿爲馬

虔祀妖神爲羊易牛

第二七回 怪俠客仗勇誅賊酋

店主東用計下蒙藥

第二八回 少林僧點穴震黑店

關東俠留書盜寶珠

第二九回 用頭功俠僧創頑童

顯身手鬚匪擒劣馬

第三十回 請君入甕怪傑戲小二

爲徒復仇拳師鬥俠僧

第三一回 好勇鬥很一方稱首霸

博施濟羣百里謳善人

第三二回 假慈悲計賺可憐蟲

真俠義力除社會蠹

第三三回 書生墮魔障玉軟珠柔

妓女逞嬌憨鶯嗔燕叱

第三四回 紙醉金迷花繁亦柳密

冰言冷語雨驟又風狂

第三五回 遭白眼書生悲墮落

贈黑衛俠妓助行裝

第三六回 貨代步中途遭念秧

贈黃金異地逢知己

第三七回 淒涼末路誰飯王孫

躑躅長街言念舊友

第三八回 少林僧長街逢女俠

武當徒旅店訪男英

第三九回 老和尚化緣收弟子

小英雄訪友拜師傅

第四十回 遇乞丐童子拜師

成劍俠全對結束

武俠奇情小說

異人奇俠傳

張箇儂著

第一回 巍峨殿闕深宵來鳥瞰 清淨梵宮白晝接仙踪

夜深了，你看那六街三市的燈火，大半都已熄滅，祇有那少數的大官宦人家，預備五更黎明去上早朝的，和那小本經紀的平民，連夜工作，預備天明趕早市，圖一點蠅頭微利的而外，整個的北京城裏，無一家不在那黑甜鄉裏安息着，祇有那天空明月，放出晶瑩皎潔的光華來，無偏無私的照澈人寰，從破窗中掩入人家，窺探秘密，除去一陣陣的清風，吹動那花木的枝葉，不住的搖曳着，和簷前的簾櫳，略有聲音，點綴這清涼如水的深夜之外，簡直是百無聲息了，當這萬籟俱寂的時候，紫禁城裏乾清宮值夜的侍衛彭國樑，正腰跨短刀，立在宮外石階上，百無聊賴的，恨不得那天空玉兔，像流星般往西面下去，在一霎時間，那東方的天色，快變做魚肚白顏色，從雲眼裏擁出那顆紅日來，好即刻散值回家，也去飽嘗那睡鄉風味，陪伴着黃臉婆子，圓一圓那溫馨甜蜜的好夢，他正在獨自思維，忍不住背叉着兩手，在那雪白光滑的石階上，踱來踱去，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當這時候，彭國樑猛然抬起頭來，看看天上的星月光芒，和那斜橫雲際的銀河，留神聽外面敲鑼擊梆的聲音，計算時刻，很焦躁的望着那明月，只見那月亮四面，有了個圓圓的大風圈兒，將那弓弦式的月亮包圍着，不由自語道，不久將要起大風了，本來白天太熱，也須刮幾陣大風，下寸許小雨，殺殺

這秋老虎的威勢，方才使人們受得住，不然，一天比一天的亢熱下去，恐怕又要鬧流行病咧，……正自言自語着，冷不防忽聽得背後有人念了聲南無彌陀佛，接着又說了句侍衛爺，辛苦了，你老獨自站立着，連話的人都沒有，還是貧僧來陪你談談山海經，說說西遊記，鬼混到天明吧，……彭國樑吃了一驚，忙縮轉手來，按着刀靶，回身定睛望時，却見對面站着一個中年和尚，禿頭不戴着僧帽，穿着元色的僧衣，黃色僧鞋，左手腕上懸掛着串佛珠兒，合着掌望着自己，念了聲無量壽佛，打個問訊道，侍衛爺，辛苦了，彭國樑初見時，還疑心他是雍和宮裏供俸的喇嘛和尚，不守本分，獨自溜了出來，在各處亂闖，再看他的裝束，聽他的口音，知道並非喇嘛，但因自己職務上關係，無論他是喇嘛和尚，或是普通和尚，都不能輕易放他過去，遂喝問賊和尚，是從那裏來的，怎麼糊裏糊塗的胡亂闖進禁城，這乾清門裏御道上，也是你可以來的麼，不要走，俺且將你縛了再講，邊說邊按刀跑向那和尚面前，那和尚着掌，毫不抵抗的打了兩個哈哈，笑道侍衛爺，且慢動手，俺因為有點私事，要來煩勞大駕，特恐白天裏人多，不很便利，所以纔冒昧着黑夜到來，侍衛爺要縛貧僧去辦罪請賞，那是侍衛爺的分內之事，貧僧也很明白，不過貧僧有幾句話，侍衛爺請聽貧僧說完了，再縛也不為晚，彭國樑見他並無凶器，遂伸左手抓住他的衣領，右手亮出腰刀來，喝問禿賊，你有甚麼話說，半夜三更，胆敢獨自闖進紫禁城來，快講，邊說邊將他向懷中一帶道，來罷，跟着俺走罷，說着扯住僧衣領頭，向侍衛值宿休息的房屋裏就走，那和尚移動脚步，跟彭國樑走着，邊走邊說侍衛爺，別亮刀唬嚇煞人，貧僧對侍衛爺說了罷，只因貧僧在河南嵩山

少林寺出家，下山雲遊天下，訪晤有緣，聽人傳說，京城侍衛教師王老師，是當今拳術第一名家，因此貧僧慕名來京，專誠拜訪，要會一會王老師，試一試他是真名家，還是假名家，分一個上下，貧僧出家人，既無利祿思想，亦無害人意念，這無非完全出於一時的興會，本當白天訪謁，只因不知王老師的府第在那裏，況且不顯一點技能，也恐王老師不信，不肯屈尊降貴，輕易來和貧僧校手，更恐他的門下，不肯給貧僧傳信，所以貧僧才不胆夤夜闖進乾清門來，先來拜訪侍衛爺，意欲請衛爺捎個口信，轉告王老師，就說貧僧從少林寺慕名而來，他如是只有虛名，並無實藝的，貧僧爲顧全他的虛名起見，絕不和他爲難，只要他親筆寫張字條兒，貼在前門的城門上，說明不敢與貧僧比較武藝，即日辭卸職務，回轉家鄉，從此不再以拳術第一名手眩人，倘或他是有真資本領的，也請他寫張字條兒，貼在前門城門上，約定日期時候，和會晤的地方，貧僧准定來赴約，大家空手赤拳，不許用武器，也不許別人幫助，倘或他被貧僧跌一交，踢一脚，打一拳，便是他輸了，即日就該韜光養晦，歸隱田園，如果貧僧輸在他的手裏，貧僧也即刻回轉少林寺，從此不再收弟子，傳授拳術，侍衛爺倘或怕王老師不信，可將貧僧的佛珠兒拿去作證，倘或侍衛爺不給貧僧捎這個口信，三天以內，沒有回覆，那時可休怪貧僧粗魯，得罪了侍衛爺，如果王老師倚老賣老，視爲無足輕重，置之不理，那時可休怪貧僧不安本分，和他爲難，說着將身體向彭國樑畧一欹側，碰在彭國樑的身上，點住他的穴道，彭國樑登時立住脚步，移動不得，和尚伸手托起彭國樑抓衣領的左手，隨將佛珠套在彭國樑的頸項內，合掌說聲侍衛爺，費您的神，務必將信傳到，貧僧少

陪了，再見罷，說着伸手將彭國樑輕輕一拍，點活了他的血脉，一扭身形，只見他閃了一閃，已是失去蹤跡，彭國樑一驚非小，舉目四望，仍舊是清風明月，毫無一點跡像可尋，反視自己值宿守望的地點，已離了好些路，倘或不是頸項內明明的掛着一串香噴噴地沉香木佛珠兒，還只道是被鬼魔着，走了一段路，或是打了回瞌睡，做了個離奇的怪夢呢，沒奈何將刀插入鞘內，緩緩一步一步想的回原處，望着乾清宮大殿發呆，忖念這和尙定非常人，他如沒有過人的本領，怎麼敢來捋虎鬚，指名要和王老師較量高低呢，不說別的，但看他能够在禁城之內，皇上脚下，胆敢不怕九城巡夜的兵馬，如入無人之境一般的闖進乾清門來，方才俺是立着面朝乾清門進來的大道，他却是從俺背後出現的，可知他的身法矯捷，遠非常人可及了，想到他方才身體一碰，即已點了自己的穴道，倘或他奪過刀去，輕輕的一揮，豈不立刻可使俺身首異處麼，彭國樑想到此處，不由打了個寒噤，登時駭怕起來，恨不得立刻趕那月亮下去，從東方冉冉的升上那可愛的紅日來，正在駭怕心急，忽聽得咳嗽一聲，從那傍來了一人，口中喚着彭侍衛，辛苦了，天快要亮哪，肚內餓麼，他們都在那裏輪流替換着吃單餅哩，彭國樑又吃了一驚，只道是那和尙去而復返，唬出一身冷汗，回頭迎着那人看時，認識他是乾清宮值夜的侍衛吉紹武，遂回轉身來，迎將上去，想着自己如同驚弓之鳥，忍不住嗤的一聲，笑將出來，吉紹武見他望着自己笑，只道自己衣服上有了什麼故事，低頭望了望，並無甚麼破綻，抬頭見彭國樑頸項內掛着串佛珠兒，不由笑道，彭侍衛，你爲什麼望着俺發笑，俺身上倒沒有什麼故事，反是你自己頸子裏掛着串大佛珠兒，值夜上宿，還來虔誠誦佛

，那纔真可笑呢，彭國樑被他一言提醒，伸手一摸，纔知道頸內掛着的佛珠兒，未曾取下來，遂順手將佛珠兒從頸項內取下，邊說吉侍衛，俺並非笑的你，乃是笑的俺自己啊，吉紹武笑道，這就奇了，你笑的什麼事呀，彭國樑道，俺笑的便是這串佛珠兒，這會兒好笑，方才幾乎將俺的性命送却，那可險些兒將俺唬死子呢，吉紹武忙問此話怎講，彭國樑定了定神，即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吉紹武聽罷，也不禁唬了一跳，伸了伸舌頭道，哎呀，好險啊，天快要亮了，你快到那裏去吃點東西，壓壓驚罷，順便和大衆商量商量，該當怎樣辦法，照這樣說起來，皇宮內苑，一個禿驢，敢這樣直進直出，要在別處，怕他不會殺人放火麼，萬一他稍不留情，別說樑侍衛你值夜守衛有些兒危險，便是俺們也何嘗不是一樣呢，幸虧方才是你，還算得胆大，要是俺被那和尚這麼一來嘿，可不就要嚇掉了魂魄，彭侍衛，你快些去吃東西，告訴他們，俺在這裏給你兼顧照應着，快去快來，可別拿俺開頑笑，彭國樑應聲曉得，拿着串佛珠兒，往侍衛值夜的休息房裏去，吉紹武站立在乾清宮外面，抬頭望望月亮，已將要西沉了，暗念天快要亮哪，再等一會兒，好回家睡覺去了，一轉念又想到彭侍衛方才所說的事情上去，不由有些胆寒，那脚下竟如搽了油的，不由自主的移動着，一逕到乾清門自己站立守望的地方上來，那膽子方才大了點，正在心中駭怕，猛回頭，忽見一人從那傍遠遠走來，望着自己點頭，說吉侍衛，辛苦了，吉紹武一心正在駭怕，深恐自己也遇見那個和尚，陡見來人，一時神經錯亂，只道是和尙來和自己開頑笑，不由唬了一跳，急忙拔出腰刀，喝叫禿驢快走，邁步迎上前去，那人大驚，忙說吉侍衛，別看錯了人，俺是巴英傑啊，吉

紹武聞言，止步定睛將來人一看，果然是同伴的侍衛巴英傑，自己一回想，不由也好笑起來，自語道，怪不得彭侍衛方才出了神，陡然見俺，忍不住失笑呢，遂收了刀，笑着迎住巴英傑，拱手道，巴侍衛別見怪，俺是一時看錯了人啊，說着二人走到一處，吉紹武即將彭國樑所遇之事，從頭對巴英傑說了。巴英傑聽罷，也不由吃驚，但說這都是老彭膽小無能，纔致被那賊禿逃走了，倘或遇着俺，可就不能讓他有這般輕便容易了，吉紹武笑道，巴侍衛，您可別出和俺一樣，慣會說大話，却儘管使小錢啊，試想老彭的本領，並不在你我之下，他竟被和尚點了穴，你我難道還能討得着便宜麼，假如這值夜上宿，是推却得過的差使，俺真正早就不幹了，你想，倘輪着上半夜的班還好，每逢下半夜的班，別說像遇見有和尚那麼樣的一件事，足以唬破了膽，便是太平無事，像現在初秋天氣還好，再往後到了冬天，北風凜冽，一陣陣的吹到身上來，也就真够受的了，下雨下雪的天氣，那可就更不用說哪，巴英傑笑道，怎麼談起苦經來了，這是沒想的事啊，老彭罷，他現在還站立在乾清宮外麼，吉紹武道，大約還不會來呢，說着探頭遠遠的向那宮前一望，並不見個人影兒，即說他吃東西去哪，巴英傑道，俺也去吃東西，停會見罷，說罷一逕往侍衛會集的休息室裏去了，原來清時的侍衛，大半都是八旗王公大臣員役的子弟，循例入值聽差的。這時正是道光年間，承平已久，那些子弟，仗着先代的福蔭，豐衣美食，安富尊榮的過活着，雖然充當着御前侍衛的武秩官兒，其實對於武技本領，不過是那麼回事，大半都是些有限公司，別說大陣仗兒不會見過，便是奉旨偶一爲之的殺人流血勾當，亦是絕無僅有的事，記得當時道光皇帝的正宮皇后，因爲燃

酸潑醋，傳懿旨召一個侍衛進宮，殺道光皇帝的一名寵妃，那侍衛奉着懿旨，將妃子拉到乾清宮外，咬緊牙關，可憐他勉強睜着雙眼，硬生生在那妃子的粉頸裏，連砍數刀，方才將那妃子的一顆油頭粉臉的俊俏腦袋，好容易才割將下來，提着刀進宮覆命，因為這麼一次驚嚇，那侍衛竟害了一場大病，事後即托病告假，辭去了侍衛職務，皆因當時規律，但凡是滿人，無論是誰，如非奉旨，恩准特許免除，一律都應該給皇上家充當奴役一年至三年，聽憑皇上指派，無論到各王府喇嘛廟或是功臣的府第去充當奴隸，期限滿後，仍舊一般爲官作宰，管治軍民，像這御前侍衛，大半都是王公大臣或是功臣的子弟，循例輪值的，依照規律，是無可逃免的差使，（說見拙著清宮十三朝鼓詞，全書共十二冊，百回，茲不多贅），所以當時彭國樑吉紹武巴英傑三個侍衛，一般都曉了一跳，深恐那和尚再來神出鬼沒的尋事生非，即是此故，其時巴英傑離了乾清門，一逕來到侍衛值宿休息的房裏，推門進去，正見彭國樑和各侍衛在那裏吃單餅和饅頭等點心，談虎色變講說那和尚的言動，並將串沉香木的佛珠兒，擱在桌上，給大家觀看作證，提足了精神，說得有聲有色，巴英傑接口道：彭侍衛別膽小，俺們值宿的人多哪，怕一個亡命的禿驢做甚麼，堂堂的御前帶刀侍衛，說出這般膽小的話來，難道竟不怕人家笑掉了大牙麼，衆人見他進來了，一齊起身讓坐，說老巴，您別在雲端裏看廝殺，淨說風涼話兒，這件事你既然知道了，俺們大家商量商量看，該當怎麼辦法，雖然是老彭遇着的，但是鬧出事來，俺們大家誰還能脫却干係，跳得出這個是非窩兒，原來這侍衛值宿的休息室，乃是衆侍衛輪值上宿更衣進食換班休息的地方，所以大衆都在那裏吃喝談論着

巴英傑見說，毫不遲疑的道，這有何難，那禿驢來意雖然不善，但他並非和俺們大衆作對，乃是指名要和王老師比武的，只消老彭明兒回稟過王老師，任憑他老人家作主，怎樣對付他就得了，沒甚麼大不了的事，王老師的本領，是俺們大衆都極信仰崇拜的，包管一舉手，一抬足，就可使那禿驢變爲齋粉，從此將少林寺嫡派真傳的威風，可以殺滅無餘，那是俺們可以預計得到的，說句總話，那禿驢的膽量雖大，究竟他只有一人，即使生就三頭六臂，皇城之內，也是他可以任意胡鬧的麼，他那條狗命，也就危險的很咧，巴英傑正在說得痛快嘴響，猛不防拍一聲，從對面屋上，飛來一小塊瓦片兒，正打在他的右面嘴巴上，打得牙縫內迸出血來，瓦片托的一聲，由他嘴上碰落在桌上，跌成幾小塊，有的跳到碗碟裏，有的跳落在地下，衆人大吃一驚，齊向對面屋上望時，只見上面立着一個和尚，望着大衆念聲無量壽佛，笑罵道，我和尙並不曾得罪你們，你們爲何如此多嘴，開口傷人，貧僧現在姑且看你們年青，不和你們一般見識，你們只教王老師來會貧僧就是，倘或他不願在前門城門上張貼字條兒，憑着他的經驗能耐，可即到各廟宇去尋訪貧僧的下落，他如三天內不敢有所動作，即勸他從速捲起鋪蓋，回轉家鄉去吃老米飯，別再在京城稱能，俺們再見罷，……只見他一扭身形，即已不見，大衆這一驚，一齊面色如土，不敢再多說大話，彭國樑仍舊提心弔膽的去到乾清門守望，各侍衛也都無精打彩的逐漸分散，去到各人的守望地點，盡他的職務，幸喜挨到天明，並未生別的枝節，大家那還有心思回去睡覺，在休息室裏會了齊，便相約着一齊回到王老師家中去報告，那王老師這時已是五十歲外的人了，聽罷衆侍衛的言詞，不由大怒，

暗忖俺從來不曾和人結過怨，真可稱做與人無爭，與世無侮，不料却平空地來了這個少林寺和尚，要和俺比武，都是意相不到，他如果沒有驚人本領，絕對不敢來尋俺生事，現在他既來尋俺，俺要逃也逃不了，只有先去找他，問他的來意和尋俺的理由，然後再作計較，想罷即說你們大家別學那聽書的弔淚，替古人耽憂，俺即刻就去尋他問罪，你們辛苦一夜，各自回去安息罷，說罷即刻整了整衣服，同着衆侍衛出門，鼓着勇氣，和大家分手，逕到各大寺院去訪尋從少林寺來京掛單的和尚，訪問了幾處，都不曾訪着，日已正中，只得回家用飯，飯後又往各廟宇訪問，末後在天安門外，雷音寺內，訪問知客僧，知客僧回說不錯，三日前新從少林寺來了位掛單的客師，法名海川，現在正在後面打磕睡呢，你可到後面去尋他，王老師即問海川在後面何處，知客僧回說他此刻盤膝跌坐在大殿後面，觀音殿前的蒲團上，王老師謝別過知客僧，一逕來到大殿背後，舉目一看，果見一個中年和尚，跌坐在蒲團上面，不由一驚，暗說是了，畢竟兩下見面後如何，請待下回續寫，

第二回 發宏願立志成絕藝 聞綺語蓄意破邪魔

話說王老師走到大殿後面，觀音殿前，正見一位中年和尚，正襟矗身，跌坐在那個大蒲團上面，閉目養神，恍如入定一般，王老師一見此僧，不由一驚，暗道定是此僧無疑，看官，你道何故，皆因王老師是位技擊名家，究非常人可比，他一到後面，見和尚跌坐的姿勢，正是拳術家打坐運功，吐納罡氣，運動內功的姿勢，要在別人，當然要說和尚是在那裏打磕睡，

王老師一見即知，這乃是少林派拳術的基本功夫，練習易筋經最後的一步，這和尚跌坐着吐納運氣練功，不消說得，當然是少林派的正宗，技擊能手，那得不驚呢，看官們，編書的一下筆即劈頭將海川和尚王老師二人比武的事，寫將出來，似覺太漫無頭緒，使得看官們或覺到太突兀，殊嫌不知其所從來，編書的現在且乘着二人未曾交手比武以前，抄襲小說家的一句套語，叫做「話又說回來，」先倒扳舊賬，將然川和尚和王老師兩人的來歷，略敘一番，然後再寫二人比武的正傳，做本書的楔子，好引出本書的許多異人怪傑俠妓女俠儒者來，作本書的主體人物，好的看官們大概都有打破砂缸問到底，不厭求詳的思想，編書的也應守着水有源頭木有根的訓條，仔細表明的必要，因此掉轉筆尖，先寫二人的歷史，以醒看官們的貴目，原來這海川和尚，乃是河南登豐縣中嶽嵩山少林寺的有道高僧，因為憤世嫉俗，纔棄家逃禪，他的俗家如何，編書的因他與本書無關重要，故也不給他攷據立傳，單說他到少林寺削髮求戒出家之後，因為抱着我佛自利利他的宏願，決心要學成絕技，以普濟羣生的菩薩心腸，作一番扶危濟困，任俠尚義，誅奸殺佞的勾當，故此自出家以後，對於武技，特別留心練習，少林寺的拳術，原是獨一專擅的，天下無論何事，只要人肯學，所以叫做有志竟成，海川抱着宏願習武，其心專誠，其志純潔，因此苦練幾年，竟被他練成少林寺中超羣軼倫，出類拔萃的唯一巨擘，論班次他原是當家師法雨的首席弟子，故此他在寺中，除當家師之外，職務要算他最大，他自從武技練成之後，每每躍躍欲試，恨不能立刻拜別當家師，下山雲遊，以遂向平之願，無如礙着本人的職分，未便擅離，祇得在寺中守候機會，未及兩年

，當家師忽抱宏願，往朝各處名山，訪求有道，並擬往西藏蒙古等處雲遊，拜謁達賴，班禪，活佛，請示沙門一切，以證正果，特地預將當家位置，傳給大徒弟海川，命二徒弟海慧，執掌本寺戒律，輔助海川，主持寺中各事，擇日下山，海川率領閣寺僧衆，以及俗家門徒，恭送法雨啓行後，任寺內掌教，約有半年，因思念歲月不居，人壽幾何，倘再不下山去施大法力，普濟羣生，將來年華老大，豈不徒自傷悲，因此將方丈掌教職務，委托海慧代理，吩咐他一切都遵着師訓，蕭規曹隨的辦理，如果師尊回寺，就說俺下山濟世，願請即回，請他老人家原恕勿責，吩咐畢後，即便收拾行囊，用一根扁担挑着，腰跨戒刀，手拄禪杖，出寺下山，取路先奔洛陽，再由洛陽往開封省城，然後渡黃河，往北京，再從京城轉道南下，往東南各省，轉閩粵桂湘雲貴川鄂，進武勝關，逕回本寺，倘或遇有道侶，竟追蹤師尊，前往青海，西藏，新疆，蒙古，熱河，各處一行，亦無一定，當日他離了登封縣境，逕逕前行，一路除去無有寺院，可以掛單者外，輕易不曾住店投宿，那日來到一處，地名喚做高橋，乃是處大鎮集，地方人烟稠密，村舍相望，頗爲熱鬧，海川來到鎮上，一打聽街坊行人，知道這鎮上有兩處大寺宇，一處喚做千佛寺，一處做壽聖菴，都可以掛單投宿，壽聖菴比較千佛寺路近些，只要走出街頭，即可看見，不過千佛寺比較壽聖菴，雖然路遠些，但是地方大得多，而且香火也盛些，任憑往那一處，總可以掛單，海川心忖俺是行脚，不比得是想借掛單爲名，常川住下作客師的，原不希望有甚麼經懺水陸等道場，好夾在其中湊趣，撈幾文使喚，出家人托鉢雲遊，享受十方供給，何必要捨近求遠呢，因此逕投壽聖菴來，出得街頭，這